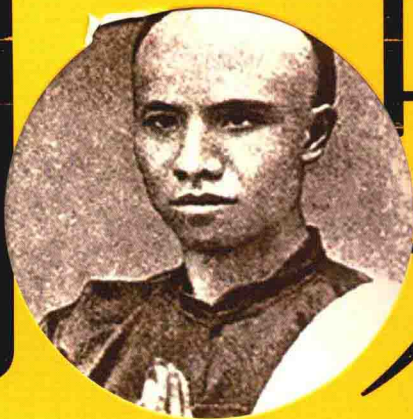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的祖父

谭训聪 著



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  
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  
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



# 谭嗣同

Tan Si Tong

黄山书社

# 我的祖父谭嗣同

谭训聪 著

## Tan Si Tong



黄山书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祖父谭嗣同 / 谭训聪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8.11

(回望丛书)

ISBN 978-7-5461-7778-6

I. ①我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谭嗣同(1865-1898)-生平事迹  
IV. ①B2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51708 号

我的祖父谭嗣同

谭训聪 著

出品人 王晓光  
策 划 陈志明 朱莉莉  
责任编辑 常舒雅  
装帧设计 观止堂\_未氓 孔舒琴  
责任印制 戚 帅 李 磊  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  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press.cn>)  
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 
印 刷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字 数 200 千  
印 张 7.75  
书 号 ISBN 978-7-5461-7778-6  
定 价 29.80 元

服务热线 0551-63533768

销售热线 0551-63533788

官方直营书店(<https://hsss.tmall.com>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 
请与印制科联系。

联系电话 0551-63533725

# 目 录

谭嗣同传(代序一) .....	梁启超 / 001
复生府君传(代序二) .....	谭传赞 / 009
谭嗣同先生传略(代序三) .....	仇 同 / 013
浏阳谭氏渊源 .....	/ 019
先祖生平(甲) .....	/ 021
先祖生平(乙) .....	/ 033
先祖生平(丙) .....	/ 085
附 录 .....	/ 230

## 谭嗣同传（代序一）

梁启超

谭君，字复生，又号壮飞，湖南浏阳县人。少倜傥有大志，淹通群籍，能文章，好任侠，善剑术。父继洵，官湖北巡抚。幼丧母，为父妾所虐，备极孤孽苦，故操心危，虑患深，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。弱冠从军新疆，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。刘大奇其才，将荐之于朝；会刘以养亲去官，不果。自是十年，来往于直隶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台湾各省；视察风土，物色豪杰。然终以巡抚君拘谨，不许远游，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。

自甲午战事后，益发愤提倡新学，首在浏阳设一学会，集同志讲求磨砺，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。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，天下志士，走集应和之。君乃自湖南溯江，下上海，游京师，将以谒先生，而先生适归广东，不获见。余方在

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，始与君相见，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，经世之条理，则感动大喜跃，自称私淑弟子，自是学识更日益进。时和议初定，人人怀国耻，士气稍振起。君则激昂慷慨，大声疾呼。海内有志之士，睹其丰采，闻其言论，知其为非常人矣。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，需次金陵者一年；闭户养心读书，冥探孔佛之精奥，会通群哲之心法，衍绎南海之宗旨，成《仁学》一书。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，讨论天下事，未尝与俗吏一相接；君常自谓“作吏一年，无异入山”。

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，其子三立辅之，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。丁酉六月，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；八月，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。湖南绅士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等蹈厉奋发，提倡桑梓，志士渐集于湘楚。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，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，并力经营，为诸省之倡；于是聘余及□□□□□□等为学堂教习，召□□□归练兵。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，即弃官归，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，而独留长沙，与群志士办新政。于是湖南倡办之事，若内河小轮船也，商办矿务也，湘粤铁路也，时务学堂也，武备学堂也，保卫局也，南学会也，皆君所倡论擘画者；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。设会之意，将合南部诸省志士，联为一气，相与讲爱国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，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，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。地方有事，公议而

行,此议会之意也;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,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,此学会之意也。于时君实为学长,任演说之事。每会集者千数百人。君慷慨论天下事,闻者无不感动。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,君之功居多。

今年四月,定国是之诏既下,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,被征;适大病不能行,至七月乃扶病入觐,奏对称旨。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,与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同参预新政,时号为军机四卿。参预新政者,犹唐宋之参知政事,实宰相之职也。皇上欲大用康先生,而上畏西后,不敢行其志。数月以来,皇上有所询问,则令总理衙门传旨,先生有所陈奏,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。自四卿入军机,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稍通,锐意欲行大改革矣。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,未及十日,而变已起。君之始入京也,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,君不之信。及七月二十七日,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,命君拟旨,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,传上言康熙、乾隆、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,令查出引入上谕中,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。君退朝,乃告同人曰:“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。”至二十八日,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,以为今日谕旨将下,而卒不下,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。二十九日,皇上召见杨锐,遂赐衣带诏,有“朕位几不保,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”之诏。君与康先生捧诏恸

哭，而皇上手无寸柄，无所为计。时诸将之中，惟袁世凯久使朝鲜，讲中外之故，力主变法。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，冀缓急或可救助，词极激切。八月初一日，上召见袁世凯，特赏侍郎。初二日复召见。初三日夕，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，直诘袁曰：“君谓皇上何如人也？”袁曰：“旷代之圣主也。”君曰：“天津阅兵之阴谋，君知之乎？”袁曰：“然，固有所闻。”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：“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，足下欲救则救之。”又以手自抚其颈曰：“苟不欲救，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，可以得富贵也。”袁正色厉声曰：“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？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，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，救护之责，非独足下，若有所教，仆固愿闻也。”君曰：“荣禄密谋，全在天津阅兵之举，足下及董、聂三军，皆受荣所节制，将挟兵力以行大事。虽然，董、聂不足道也，天下健者惟有足下。若变起，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，保护圣主，复大权，清君侧，肃宫廷，指挥若定，不世之业也。”袁曰：“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，传号令以诛奸贼，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，竭死力以补救。”君曰：“荣禄遇足下素厚，足下何以待之？”袁笑而不言。袁幕府某曰：“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。昔某公欲增慰帅兵，荣曰：‘汉人未可假大兵权。’盖向来不过笼络耳！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，胡乃荣之私人，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，昭雪之以市恩；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，旋升宁夏道。此乃荣贼心计

险极巧极之处，慰帅岂不知之？”君乃曰：“荣禄固操莽之才，绝世之雄，待之恐不易易。”袁怒目视曰：“若皇上在仆营，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。”因相与言救皇上之条理甚详。袁曰：“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，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。事急矣！既定策，则仆须急归营，更选将官，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。”乃丁宁而去，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。至初五日，袁复召见，闻亦奉有密诏云。至初六日变遂发！时余方访君寓，对坐榻上，有所擘划，而抄捕南海馆（康先生所居也）之报忽至，旋闻垂帘之谕。君从容语余曰：“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，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，吾已无事可办，惟待死期耳！虽然，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，足下试入日本使馆，谒伊藤氏，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。”余是夕宿日本使馆，君竟日不出门，以待捕者；捕者既不至，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，劝东游，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篋托焉。曰：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酬圣主。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婴杵臼，月照西乡，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遂相与一抱而别。初七八九三日，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，事卒不成。初十日遂被逮。被逮之前一日，日本志士数辈劝君东游，君不听。再四强之，君曰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卒不去，故及于难。君既系狱，题一诗于狱壁曰：“望门投宿（止）

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盖念南海也。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，春秋三十有三。就义之日，观者万人；君慷慨，神气不少变。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，君呼刚前曰：“吾有一言！”刚去不听，乃从容就戮。呜呼烈矣！

君资性绝特，于学无所不窥，而以日新为宗旨，故无所沾滞；善能舍己从人，故其学日进。每十日不相见，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。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，亦好谈中国古兵法；三十岁以后，悉弃去，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，皆有心得。又究心教宗，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，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，而不知有佛，不知有孔子；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《易》《春秋》之义，穷大同太平之条理，体乾元统天之精意，则大服；又闻《华严》性海之说，而悟世界无量，现身无量，无人无我，无去无住，无垢无净，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；闻相宗识浪之说，而悟众生根器无量，故说法无量，种种差别，与圆性无碍之理，则益大服。自是豁然贯通，能汇万法为一，能衍一法为万，无所里碍，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。作官金陵之一年，日夜冥搜孔佛之书；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，博览教乘，熟于佛故，以流通经典为己任，君时时与之游，因得遍窥三藏，所得日益精深。其学术宗旨，大端见于《仁学》一书，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。所著书《仁学》之外，尚有《寥天一阁文》二卷，《莽苍苍斋诗》二卷，《远遗堂集外

文》一卷，《札记》一卷，《兴算学议》一卷，已刻《思纬壹壹台短书》一卷，《壮飞楼治事》十篇，《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》四卷，《剑经衍葛》一卷，《印录》一卷，并《仁学》皆藏于余处，又政论数十篇见于《湘报》者，及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，余将君之石交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等共搜辑之，为《谭浏阳遗集》若干卷，其《仁学》一书，先择其稍平易者，附印《清议报》中，公诸世焉。君平生一无嗜好，持躬严整，面棱棱有秋肃之气。无子女；妻李闰，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。

论曰：复生之行谊磊落，轰天撼地，人人共知，是以不论；论其所学，自唐宋以后咕啐小儒，徇其一孔之论，以谤佛毁法，固不足道，而震旦末法流行，数百年来，宗门之人，耽乐小乘，堕断常见，龙象之才，罕有闻者。以为佛法皆清静而已，寂灭而已。岂知大乘之法，悲智双修，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，如两爪之相印。惟智也，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，无所谓净土；即人即我，无所谓众生。世界之外无净土，众生之外无我；故惟有舍身以救亲生。佛说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非斯人之徒与，而谁与？”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。”故即智即仁焉。既思救众生矣，则必有救之之条理；故孔子治《春秋》，为大同小康之制，千条万绪，皆为世界也，为众生也。舍此一大事，无他事也。《华严》之菩萨行也，所谓誓不成佛也。《春秋》三世之义，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

在之众生，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，其法异而不异；救此土之聚生与救彼土之众生，其法异而不异；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，救一人之众生，其法异而不异；此相宗之唯识也。因众生根器，各各不同，故说法不同，而实法无不同也。既无净土矣，既无我矣，则无所希恋，无所挂碍，无所恐怖。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，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？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，佛言大无畏，盖即仁即智即勇焉。通乎此者，则游行自在，可以出生，可以入死；可以仁，可以救众生。

## 复生府君传（代序二）

谭传赞

府君讳嗣同，字复生，别号壮飞，光禄公三子也。少倜傥有大志，博学强识，性孝友，能文章，见义勇为，好任侠，善剑术。生十一年，遭母徐太夫人丧，哀恸孺慕，临奠遵礼，有逾成人。年十二，遭厉死，死三日苏，神气湛然，智慧顿增，有识者咸目为异才焉。弱冠从新疆巡抚刘襄勤公军，西域底定，刘大奇之，特荐于朝，以知府归浙江补用。

府君兄弟三人，皆博学多能，有称于时。伯早丧，仲以知州需次台湾，见重当道，未几遽殒。时公在京师，候试京兆，未及闻丧，悲恸申旦不寐，即戒行罢试，南返扶榇首丘。光绪辛卯，光禄公左足生疽，医久不瘳，数濒于危，府君口吮其毒而愈，此其天性笃挚，有过人者。公自遭家多难，感人事之靡恒，乃澹经求，肆力于学，博览精研，目不窥园者数年。于是志量益宏，学业益修，而

名亦益显矣。

自甲午战后，府君睹外患之日迫，时事之浸非，深怀剥床及肤之国之种之惧。就官为候补知府，需次江苏，思得当以报国。往来上海，与诸志士提倡新学，奔走呼号，不惮以先觉为己任。会义宁陈公宝箴巡抚湖南，励精图治，欲以开化湖南为天下倡。闻府君名，敦促回湘，赞助一切新政。于是佐陈公开南学会、保卫局及时务学堂，网罗人才，极一时选。故湖南风气之开，推陈公为首功，而实皆府君所擘画也。

戊戌六月，以侍郎李公端棻、学士徐公致靖、湘抚陈公宝箴等荐，被征入都，召对垂询新政。条对称旨，赏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事宜。时同值者为刘公光第、杨公锐、林公旭，号四卿，如四相焉。乃未及旬，党祸猝发，以八月十三日成仁于京师，春秋三十有四，就义之日，神色慷慨。

方府君之未被逮也，日本志士多人，劝公东游，不听，再四强之，府君曰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卒不去，故及于难。视死如归如此，呜呼烈矣！

府君于学无所不窥，而以日新为宗旨，不沾滞于一端。少时曾为考据辞章之学。三十以后，悉弃之，一意于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有用之学。自汇三十以前诗文若干卷，付之剞劂，颜曰



谭嗣同

《旧学四种》示不复也。又究心宗教，于孔佛耶三家精意奥义，无不深窥体悟，豁然贯通。官江苏时，日夜冥搜三家之书，著《仁学》二卷，其学术宗旨，大端皆见于此。其外尚有《兴算学议》一

卷、《浏阳谭氏谱》四卷、《壮飞楼治事》十篇、《秋雨年华馆丛脞书》四卷、《剑经衍葛》一卷、《印录》一卷、政论数十篇、师友论学论事数十篇，稿皆散佚于京师，存于家者仅十之一二而已。妻长沙李氏，前清进士安徽安庐滁和道寿蓉之次女。子一传兰生，殇，以仲兄嗣襄于传炜兼祧。

## 谭嗣同先生传略（代序三）

仇 同

一九五七年，余与浏阳谭训聪先生同任教于“省立台东师范”。训聪先生为乡先贤谭嗣同公之嫡孙，课余，辄为余述其祖生平治学与行事綦详，并出示其所撰《先祖嗣同公家传》，及有关资料甚多。余受而读之即笔记其概要，约一万五千余言。越明年，训聪先生北行，而余则南游。流光如矢，别来行复五年。训聪先生每辱书，必询余有无文字以志其祖者。兹偶检书篋，得旧日笔记而编次之，为谭嗣同先生传略。

先生姓谭氏，讳嗣同，字复生，湖南浏阳人。生既十二年，染疫独厚，死三日更苏，故父名之复生。至三十，先生以为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，因深悔少时精力，敝于辞章考据，由是自号壮飞。

先生七世祖濬轩公避明末乱，自长沙迁浏阳。曾祖经义，祖学琴，皆为通儒。父继洵，官至湖北巡抚。母徐氏。先生以同治